

高州懷古

南越古語

粵西高州市的益壽庵，是我童年生活的地方。高州，又名潘州，在廣東省西南部，屬古代的南越；東近南海，南踞鑾江平原，西連廣西，北倚壯族自治區。直至民國時代，高州一直是粵西的政治、經濟及文化中心。現今的高州話，據說來自古老的南越漢語，是保全得最多南越語的一種方言。

離開高州 60 多年，因為當時年紀小，又是戰亂時期，記憶已模糊，數十年來南北遷徙，高州方言早已忘得一乾二淨。先上人卻是不忘本，80 年不回鄉，說話口音竟還帶些高州土語，讓鄉親們一下子就聽出籍貫來。她長住香港，不時與高州同鄉往還，常有故鄉消息。而我遠隔重洋，只靠和故人之子鐘志偉通電話，得知一些高州及祖庭資訊，便與上人彼此互告、分享。志偉和上人先後往生，故鄉——尤其是祖庭消息便斷絕了。

先上人在高州土生土長，一方山水養一方人，雖然離開很久，似乎感情越久越醇，很愛聽故里的訊息。老人有一位比她少四歲的弟弟，可惜比她先逝。而弟弟的家族好像除了跟她討錢之外，別無他語。所以老人不喜歡他們來信。上人告訴我，即使新年大節，他們也沒有片言隻字，甚至一張賀卡也沒有；每次來信就是有關孔方兄。因此，老人不喜歡與他們往來，親情建築在金錢上，可悲！

由於我們同在高州度過一段難忘的歲月，有很多共同的記憶，故鄉的趣事，我們可以分享、聊天，每次打電話總是說個不休、笑個不停！上人圓寂后，沒人可以和我談故鄉，這些樂趣再也沒人分享！也無法再求證有關高州的歷史問題。想打電話向友人訴說，也無法找到聆聽的對象！不免很惆悵，感覺很孤單！年紀老了，精神上的孤獨，真是無法向人說。

過去上人來新，我忙著工作，只能在工餘陪

她，而她很活躍，應酬也多，常去馬來西亞，相聚的時間不多，總以為來日方長。我退休翌年，陪她去昆明，染病回新後，一病數年，幾乎不起，健康走下坡，一千多個日子裡，不斷進出醫院，離不開醫藥，無法返港。如今瀏覽了高州網站，心中不免難過，假如早些發現，把這些資料作為和上人談話的內容，老人家肯定開心得笑到掉淚！可惜太遲了，樹欲靜而風不息，欲效老萊子已不可能，後悔莫及！

對聯賞讀

祖庭的歷史我不能清楚肯定，因為沒有正式的史冊記載，建廟的陸施主塑像身穿清朝官服，我一直以為益壽庵始創於清朝；但網上卻說始創於明朝，而又沒有確實年份及說明其歷史流變，故無從肯定；無論如何，總有幾百年歷史。童年失學，識字不多，庵內的對聯，寫楷書的我都能读懂，不用背誦，久了自然記憶。因為對聯全部沒有落款，不知作者及年代，也不知是誰的墨寶？其他篆、隸、草書的對聯我看不懂，就無從憶述了。以下是憑記憶的幾對聯語，供大家賞讀。

1. 益上益下 壽國壽民

這是山門聯，紅底黑字的冠名聯，鐫在「益壽庵」灰雕橫額下之兩旁，據說年代已很久遠。在小孩眼中，感覺很舊，字體特大，最少有兩三尺見方吧，當然不能作准；是繁體楷書，非常雄渾有力。許多淺見者讀後批評：只有八個字，太簡單了，欠缺深義。以一般人的看法，世間事怎麼可能益上又益下？既壽國又壽民的？於是口水飛濺，批評得一文不值。我聽了不是滋味，向老師太投訴：人家笑我們的山門聯沒意思。師太總是淡淡的說：「他們懂什麼！」當時我不懂，師太也沒解說。現在我懂了，門聯的寓意，真是深廣無量。

上聯：「益上益下」：寺院是佛教道場，是出家人修行及化他的地方。從寺院的立場，上：當然指三寶、佛教，慈雲庇蔭眾生。下：包括僧眾及廣大群眾。道場的任務，向上要發揚佛教精神，宣傳佛法義理，令佛教傳播更廣，發揚光大，是益上；僧眾任務是住持佛法，自我修行，講經弘法，令一切民眾都能受佛法的化度，獲沾佛法的利益，斷惡行善，是益下。世間一切文學、科學、技藝都是雙刃劍，能推動社會進步，也能使人類覆亡。君不

見，物質越文明，科學越進步，人類的貪嗔痴煩惱越熾盛，人禍災難不但沒有減少，而且日益增多；恐怖分子向全世界挑釁，世界各國聯手反恐，火上加油，越反越恐！佛法說，以暴不能止暴，人類的災難肯定沒完沒了。唯有弘揚佛法，使人類的心靈淨化，以慈悲感化暴戾，釜底抽薪，從消滅貪嗔痴三毒開始，才能使世界祥和，才是以既益上也能益下。

下聯：「壽國壽民」：若全國人民奉行佛法，人人持五戒、修十善，人心達到淨化，政治必定清明，為官者愛民，不貪不暴，國家才能長治久安，是國家長壽。人民受佛法感化，向於善，沒有鬥爭，社會和諧，共享太平；人們少欲知足，心平氣和，自然少病健康，壽命增長。佛法既能益上益下，自能壽國壽民。寓意非常深遠，不懂佛法，不聞佛法的人，當然無法知其深義了。

2. 觀我觀人 究竟無我相人相

成仙成佛 問誰有仙緣佛緣

這是佛殿大門的木刻楹聯。

上聯：「觀我觀人，究竟無我相人相」；學

佛修行，要達到超越痛苦，最重要是破我執——即我相。《金剛經》說眾生執著四相：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。佛法說人生是苦，苦的癥結點是我相，在假合的身心中執著有我；有了主觀的我相，就有相對人相的概念，隨之而來是眾生相和壽者相。我相：凡事以我為先，對我有利的貪著、執取；對我不利的就打擊、排斥，形成人我對立的矛盾境界，而產生衝突、鬥爭，成為苦的根源。破我執，首先觀緣起的身心無我，既然身心是五蘊四大緣起和合，一旦因緣散滅，身心不再存在，何來我相？我相既無，那來對立的人相？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和壽者相，究竟空寂，痛苦自然消散。

下聯：「成仙成佛，問誰有仙緣佛緣」？譯經師曾把「佛陀」翻譯為「大覺金仙」，所以此「仙」指佛陀而非道教的神仙。作者為了聯語的對偶，而用了兩個「仙」字——「成仙」與「仙緣」，其實與「成佛」和「佛緣」，意思是一樣的。

學佛為成佛，要成佛必須有佛緣。佛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人人都可以成佛，沒佛緣難道不可以成佛嗎？當然不是。既然人人都有佛性，為何有些眾生不肯信仰佛法，不肯奉行佛法，又如

何能成佛呢？這就是「緣」的問題。佛經謂「佛種從緣起」，成佛的種子要有緣的幫助才能生起。植物種子保存在乾燥的空間，不會萌芽生長，當遇到泥土、水份、空氣、陽光的緣，就抽芽長葉，開花結果了。許多人原不信仰佛法，遇上某一因緣——包括順緣和逆緣，令他對佛法生起了興趣，從此而進入佛乘。眾生要成佛，首先要遇到善緣的引導，令沉睡的佛性種子蘇醒，萌芽生長，這就是仙緣佛緣。誰有仙緣、佛緣？緣要培養、要啟導和引發，必須多聞佛法，多參與佛教活動，多與三寶接觸、廣結善緣，緣具備了、成熟了，自然就走向成佛的菩提大道。

本聯的作者，對佛法有很深造詣，不但對偶工整而且意境高遠。

3. 益人心絕相 壽世願無邊

這也曾是本庵的山門聯。對子的上聯，站在佛法立場，大意是：佛法有益世道人心，讓人們消除內心我執，泯絕一切人我的執著相。下聯則是祝

願：祈求庇佑世界和平；和壽國壽民意思一樣，應是從古聯得到的靈感，卻沒有「壽國壽民」的磅礴

大氣！

此聯有一段特別的因緣。先介紹作者：時在1949年，作者是當時高州有名的律師，姓沈。他是地方士紳，自詡是佛教徒，對佛法頗有研究。有兩位太太，十多個兒女，原配的兒女均已成年、成家，有醫生、有教授，且有孫子，住在離益壽庵不遠拱辰街的大豪宅，沈太太常來禮佛、參加法會，跟我們挺熟悉。而二太太的孩子則很小，據說她原是家中女僕，成為二太太後，引發家變。沈律師另建一間別墅，顏為「小適村居」，在北街雙孖塘，與二太太同住。

沈律師為人貢高我慢，自以為是，眼睛長在頭頂上，幾乎連自己的鼻子也看不到了！當年先尊師祖圓寂，上人回鄉奔喪，沈律師來拜祭時對上人說：我這輩子從沒向比丘尼下拜，老師太是唯一禮拜的人。當時我年紀還小，不懂其言外之意，心想：許多信眾都來禮拜，你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，有什麼不一樣？也需要特別宣布嗎？心中覺得此人太過不可一世。

他常來找上人研討佛法，我在上人身邊，端茶奉水，他平時正眼也不瞄一下。一天，突然說：「年紀小小不讀書，就教她讀經吧，讓她背誦《法

華經》，我每個星期來考核她。」（老天！《法華經》有七卷二十八品，怎麼背？）上人也不說什麼，就請了一冊線裝《法華經》卷一，命我從〈弘傳序〉開始背起。上人赴港時，吩咐我有不認識的字便問沈律師。他真的每星期天都來要我背一段經文給他聽，直至時局緊張動亂，政權將易手為止。

解放後，就不再來了。（我只背了〈序品〉和〈方便品〉的一部分。）

沈律師嫌山門古聯寫得不好，或者如一般人一樣，覺得八個字太簡單吧！待上人離開高州赴港後，自己撰了一幅冠名聯，聯語是：「益人心絕相；壽世願無邊」。一天，他突然帶了泥水匠來，不必徵求同意，就像回到自己家裡般，隨即吩咐泥水匠鏟除大門兩旁的「益上益下，壽國壽民」的古聯，抹上新灰，把他的對子灰雕上去，還落款：「沈耀祖拜撰並書」，有如土豪！上人不在，庵內沒人敢阻止他。就在一天中，古聯被毀掉了！那時的中國大陸，土豪劣紳對寺院的東西強取豪奪，予取予求，一點不奇怪，宗教寺院沒有法律保護，投訴無門！但以佛教徒的身份來毀壞寺院文物者，恐怕只有他一人！古聯是灰雕而非木雕，毀掉以後，不留任何痕跡，文物就從此消失了！住眾心中充滿

憤恨，敢怒不敢言！

1950年，在一片動亂中，我離開高州經澳門到了香港。上人告訴我，沈律師逃了出來，還去過東蓮覺苑和上人見面，卻不知道為何又倒回大陸？聽說剛過了羅湖橋不遠處，便遭槍擊去世，享年60多歲。

他在地方上叱吒風雲幾十年，有財有勢，既然自詡是佛教徒，卻不利用聲望勢力，把握時機，護教護法，反而任性傲慢而破壞寺院文物，實在令人痛心！在亂世中，人命沒有保障，落得如此下場，令人唏噓！

2006年我隨師回鄉禮祖時，山門還是破破爛的，抄錄了一聯所有寺院都有的對子：「暮鼓晨鐘，警醒世間名利客；經聲佛號，喚回苦海夢中人」，字跡拙劣。最近從網上看到，山門重建後，又恢復了「益上益下，壽國壽民」的門聯，然而，書體已無復當年頂天立地的恢弘氣勢！

俱往矣！影塵回憶，思古警今，徒興歎息而已！

（能度法師：《晴空日月朗照》，新加坡藥師行願會出版，2024年5月）